



江蘇省教育會發行

# 臨 時 刊 布

第 十 四 號

中華民國五年九月三十日發行

## 伍秩庸先生廷芳演講通神學

今日蒙省教育會諸君邀余演說。本不敢當。以題目奇異。來會者多係文明之士。或不之信。然余亦不欲強諸君必信。卽信者亦當空空洞洞虛懷研究。蓋治此種學問。決非可先存成見也。余研究此理多年。確有領悟。人惟不留意。遂覺詫異耳。日前接北京友人一信。謂於報上見余將演講通神學。詢余靈魂究竟。且謂各國他種科學皆有進步。何以靈魂獨無進步。今日文明之世。恐不宜再有此種荒誕之說。余乃覆之。謂此理深奧。非一信所能了。君旣不信鬼。試問亦祭祖宗否。祭祖宗非信鬼耶。我國孔子言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。非聖人信鬼神之明證耶。云云。夫若是者。實少見多怪之故也。誠能研究及之。當必恍然有悟。蓋各種宗教莫不認有靈魂者也。

今有一言告諸君。卽人永遠不死是也。然我知諸君一聞此

語必將力闢之。以爲人死常事耳。曷嘗有不死之人哉。曰否否。汝所見爲死者。身體耳。軀殼耳。夫身體軀殼。固非人之本體。乃人之外表也。所謂人之本體者。乃天所賦與精靈所結成。永遠存在之靈魂也。身體爲血肉之軀。終必歸土。而靈魂乃精明之質。不能消滅。常人但見身體。不見靈魂。亦何怪其有此疑也。然吾人須知身體。乃靈魂借爲歷練之機械。必須修養身體。方可完成其歷練。余以前不知靈魂之理。身體多病。今攷究靈魂有年。努力攝生不怠。自信必可活至二百歲。是以前當使美回國時。彼邦人士詢余何時再往。余曰至一千九百五十九年當再來相會。且曰汝可以等我乎。彼乃曰我何可等君。君所約之期。如是其遼遠。設再相見者。當在天堂矣。此雖若詼諧語。實有至理存焉。我國古人詩。人生七十古來稀。由不明衛生之故。恒曰我不能長命。是自促其命而已。吾人今日惟當注重攝生。不可存此心也。

余近年攷究陰陽生死之理。甚爲的確。蓋靈魂寓於身。身猶所御之衣也。身雖被衣。衣非我也。衣有時離身。吾固在也。由此推之。人身雖死。靈魂仍在。投胎之後。復爲生人。知是循環往復。得謂有極時乎。人果閱歷深。工夫到。必能悟前身所在。余固知余之前世。惜無暇證實耳。當靈魂既離肉體。乃入陰間。陰間法律。至爲嚴明。善則受福。惡則受苦。報應不爽。

如不信者。試觀古來英雄梟傑。權奸惡人之遭遇。可知矣。我國古人所以言陰陽不言陽陰者。以陰間大。陽間小。其相差不止十倍百倍。靈魂在陰間。來往自由。可不受限制。故也。此說也。不足爲人能不死之鐵證乎。不特此也。又有確證。諸君亦知吾人在睡眠中。何以有夢乎。此卽靈魂在陰間有所作爲也。蓋人心有二。一曰內心。一曰外心。外心。肉體主之。內心。靈魂主之。內心爲上帝所賦。誠極靈明。然世人多爲人慾拘蔽。不能聽其指示。故行事多陷乖謬。余遇難事。必於靜夜安待。內心之指決。藉爲發表之準繩。故鮮有錯誤者。且靈魂之作用。甚爲靈敏。昨夜睡時。我之靈魂往遊天津。與友聚談。余問上海天津北京孰佳。彼曰上海佳。余曰然。惟較溼云。又遇一人。年約二十許。口啣紙煙。余爲禁烟會長。當卽勸止。並告以種種烟害。良久。彼始首肯。惟謂煙癮已深。驟難戒絕。至三年後再戒。何如。余曰。若此不可。旣知其害。理宜卽改。云。夫夢。無人無之。惟因乏修練功夫。靈魂無自主力。故卽有夢。亦恍惚無定。余之靈魂。則能自由脫離身體。往遊各處。以與親友相會。去年袁世凱未死時。余曾見之。惟人多不信。然設能攷究。自亦能之。吾人須知陰間與陽間無殊。惟無肉身可以來去自由耳。

吾今正告諸君。人在世間。不可爲名利所誘。應研究靈魂之理。以人在陽間。不過百數十

載之光陰。而在陰間之時則甚久。必深明此理。方能不怕。吾身爲五情之體。尙有在內之心。肉體接土而居。人氣最盛。善者氣良。惡者氣壞。與善人接。心覺甚安。與惡人接。心大不快。人氣感觸。有如此者。北京古爲帝者都。風氣最壞。余前服官居住北京數年。當時睹國勢之衰頹。外侮之侵陵。非圖改良。不足以爭存。乃以計劃進於當局。而皆不爲實施。我心亦漸淡。迨後他人雖提倡改良之說。而余反緩怠。此蓋中於習氣。與當局受同一之病。將改良希望之心。漸漸消滅之。故余知北京之不可以久居也。乃急回上海。上海風氣。未如北京之壞也。由此可知。感觸之關係甚大。而吾人處世。自當以善意存心。以善意待人。人雖以惡遇我。我仍當以善報之。孔子言以直報怨。佛則曰以德報怨。此孔不及佛處。須知害人卽害己。人加我以害。我反報以德。則彼人之天良。必爲之感激。有不俱進於善者乎。要之人之好爲不善。皆由眼光太小。不明其理之故。誠能深明其理。竭力修善。則靈魂可以千年萬年而永生。諸君如不信鬼。試觀我在美國所攝之鬼照片何如。（伍先生與鬼共攝之照片凡三張卽傳遞參觀）惟靈魂之學理甚深。今日所言。不過概略。欲研究者。當閱專書也。

13297

46894